

一个男人的艳遇记。尴尬录。挣扎史。

溺

水

的

鱼

水

的

鱼

溺

的

鱼

溺

水

鱼

溺

水

的

溺

水

的

鱼

水

的

鱼

溺

的

鱼

溺

水

鱼

溺

水

的

溺

水

的

鱼

水

的

鱼

溺

的

鱼

溺

水

长篇小说

溺水的鱼

水

的

的

鱼

鱼

溺

溺

水

水

的

的

鱼

鱼

溺

溺

水

水

的

的

鱼

鱼

少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溺水的鱼

少鸿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 7-5403-1111-1
定价：15.00元

01 鱼

02 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溺水的鱼/少鸿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404-3124-5

I. 溺 II. 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289 号

溺水的鱼

少 鸿 著

责任编辑: 朱树诚

装帧设计: 贺 旭

责任校对: 李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印刷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2,000 印数: 1~8,000

ISBN 7-5404-3124-5

1·2028 定价: 2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水 力 学
内 容 提 要
目 录
序 言

目录

上部 躁动	001-132
中部 悬浮	133-240
下部 归宿	241-354

溺水的鱼

上部

躁动



水 野 魚
四 魚 鯉
魚 鯉 水

魚 鯉

1

时不时地放下手中的笔，站在走廊的玻璃窗前向远方眺望一番，这已经成了尤奇的一个习惯。对于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机关干部来说，这种习惯是非常有益的，它能使紧张的眼球和心情得到放松。

尤奇历来对一些遥远的事物感兴趣，可以说，眺望是他的一种心灵姿态。在城市的西南方，从建筑物的空隙间望过去，一脉淡蓝的山岭在地平线上隐约起伏，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他的视力很好，天气晴朗空气清明之时，可看到远山神秘的褶皱，使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模糊的向往。

一天，尤奇正沉缅于远眺之中，有人在耳边说：

“你看什么呢？”

尤奇说：“没看什么。”

“我晓得你看什么。”

尤奇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呢你晓得什么！”

“不就是看远处的山么？山有什么好看的？”

尤奇说：“不看山看什么？”

“就见你老待在这里发呆。”

尤奇说：“我不呆在这里又能待在哪里？”

“待到你该待的地方去。”

尤奇说：“什么是我该待的地方？”

那人不作声了。尤奇还以为是别人在批评他在这里待久了



怠慢了工作，赶忙转过身来。可是身后并没有人，整个走廊都空空荡荡的。尤奇诧异不已，刚才是谁和他说话呢？

尤奇回味着刚才的对话，竟觉出几分偈语的味道。他默默地回到办公桌前，心中一片茫然。

2

茫然是尤奇的一种常态，但只要一到星期六，他就不茫然了，他的心里有了隐秘而明晰的期盼：过一次高质量的夫妻生活。

这一天，一架波音737呼啸着腾空而起，掠过莲城上空，飞往遥远的新加坡。尤奇对那只轰鸣远去的大铁鸟没有在意，只有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才晓得正是那只铁鸟的离去使得他提高夫妻生活质量的努力成为徒劳。

尤奇长期以来忍受着刻板的机关生活，日子都是浑浑沌沌的，只有星期六还是个亮点。这一天几乎成了惟一的想望。所以一整天，尤奇都处于一种蠢蠢欲动的兴奋中。

早上妻子谭琴出门时，他细心地为她拈掉肩上的发丝。

中午他亲自系上围裙下厨房，让谭琴在沙发上休息。

下午机关搞卫生，他比谁都卖劲，阴沟需要疏通，别人往后缩时他当仁不让地跳了下去，赢得了大家说他是活雷锋的赞誉。

下班的时候，尤奇特意拐到菜场买了一把芹菜，因为他刚刚看了一本杂志，据杂志说，芹菜对提高“力比多”有特殊的效用。晚餐时，他蓄意往妻子碗里多夹了几筷子芹菜，隐瞒了它的特殊之处，劝妻子多吃，却说这是减肥食品。

丢下饭碗尤奇就去了公共澡堂，很认真地搓洗全身。想着夜里的美事，搓着搓着身体竟然有了动静。他只好夹紧双腿，



将水温调低，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终于，美妙的时刻随着夜色徐徐降临了。该忙的都忙完了，尤奇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眼光却瞟着妻子。谭琴刚洗完澡，穿一件丝绸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身上散发出好闻的香味。谭琴身高165厘米，窈窕得很，又是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自有一股迷人的风韵。看着那在丝绸后面活动着的腰肢，尤奇不禁喉头有些发紧。但他知道不可操之过急，不到火候不能揭锅。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同时，当谭琴安静地在他身边坐下来时，也开始培养妻子的情绪。已有六年婚史的尤奇深刻地懂得妻子的情绪对爱情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轻轻地揽着妻子的肩，不时地吻一下她的耳垂（据说这是动情区），或者拢拢她的头发。谭琴一说不好看要换台，他就一跃而起，即使把他每天必看的《国际新闻》换掉也在所不惜。电视机过时，不带遥控，所以他得一跃而起多少次，作任劳任怨的楷模。他对屏幕上的广告美女嗤之以鼻，对她们的身段特别是鼻子十分不屑，因为在他看来谭琴的鼻子是无与伦比的，那是天下最修长玲珑的鼻子。后来，他和谭琴被一个相声逗得笑作了一堆，他因此而由衷地感谢电视台编导的精心策划，使人们为获得周末的幸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又终于，屏幕上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渴望已久的时刻姗姗而来近在咫尺。尤奇小心地征询妻子的意见：“还看么？”谭琴摇摇头，他便迫不及待地关掉电视，轻轻地拥了妻子进入卧室。他闻到了妻子身体弥散出来的欲望的气息，而她窸窸窣窣的脱衣声令他喉头哽咽。

不待熄灯，尤奇将谭琴拦腰抱住了。

谭琴说：“你干什么呀？”

她这是习惯性的明知故问。

尤奇说：“你忘了今天星期几？”

谭琴就无话可说了。

这是她立的规矩，一周一次，星期六。这原本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规矩，对血气方刚的尤奇尤其是个严峻考验，但既然他已经经受住了考验，她就没有了克扣这唯一一个指标的理由。

尤奇上了床，按部就班地爱抚谭琴。如今杂志上有关的性爱指南很多，尤奇亦受了不少教育，所以很能理论联系实际，亦步亦趋，并不着急。何况一周仅此一次，当然弥足珍贵，他不想匆忙用完。他要慢慢地，有情致地，感觉细腻而深刻地品尝，直到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再登上那快乐的制高点。

他先是轻手轻脚地脱去她身上所有的织物。她有些慵懒，却也还算配合，她的玉腿从内裤里抽出来时姿态优雅。他双膝跪在床上，将她全身抚摸了一遍，然后撮起嘴唇，以她的脚趾为起点，一寸一寸往上亲吻。他贪婪地嗅着妻子身体的芬芳。他的嘴是一张热情的犁，在妻子白皙丰满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有时，她被他的吻弄得颤抖一下，扭扭身子，却也默然地接受了。

明显的，他听见妻子的呼吸逐渐急促起来，便加快了动作，理直气壮地进入了下一道程序。

这时，谭琴却将脸往旁边一偏，两眼一睁，吁出一口气，轻声道：“娄卫东他们那趟班机只怕已经在新加坡降落了呢。”

尤奇怔了一下，没理会。这种要命的时候，他不应该理会。

可是她又说：“恐怕已经住进了五星级宾馆。”

尤奇只好暂停，说：“你别分心好不好？”

她很迷茫的样子：“我没分心呀。”

他仔细看看她，她脸上居然平静如水，见不到以往常见的



红晕，呼吸也均匀平稳，全无激情的迹象。尤奇心里就一暗，说：“还说没分心，哪有这个时候扯闲谈的？真没意思。”

说着他的身体就瘫软了，从她身上滑了下来。

谭琴没有丝毫抱歉的意思，望着天花板说：“你呀，就知道干这件事，真不是个男人。”

尤奇心里怨忿，就闷声顶了一句：“我要这件事都不会做，才真不是个男人呢！”

谭琴蜷曲起赤裸的身子，瞥他一眼，没吱声。

尤奇把她压着的手抽回来，脑子里响起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他们的同学娄卫东作为市出国考察团的一员，就坐在那架波音飞机上。名义上是去考察东南亚国家的农业综合开发，其实是公费旅游，考察团里全是党政官员，没有一个专家。出国之前娄卫东特意来访，一向小气的他问要不要给他们带点洋货回来，好像他突然成了海外阔佬似的。尤奇眼睛雪亮，晓得他的目的不过是在老同学面前炫耀一番而已，就慷慨地恭维了一句：“卫东这回你真的是平步青云了呢！”娄卫东心里美得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哪里哪里，工作需要嘛。”娄卫东在大学里成绩一般，又无特长，毫无出色之处，惟一可提的是他捷足先登，早早地入了党。尤奇一直看不起他。但毕业分配到机关之后，娄卫东仿佛得了真传，进步神速，没几年工夫，就做了正科级的市长秘书。而他们两口子，都还是科员一级的一般工作人员。这虽然没有改变尤奇对他的基本看法，但谭琴就不一样了，只要一提及娄卫东，她看尤奇的眼神里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尤奇还想挽回这个夜晚的美妙，想了想，就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抚着谭琴光滑的大腿说：“琴，我晓得你羡慕娄卫东，其实各有各的活法，有什么好羡慕的？”

谭琴却说：“你真阿Q，很善于为自己安于现状找借口。”

尤奇说：“安于现状有什么不好？有利于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局面嘛！人心不足蛇吞象，贪欲是灾祸的根源。再说那是什么狗屁考察，游山玩水，向往资本主义！”

谭琴眉一扬：“嚯，你正统，你马列，那你就一辈子初级阶段，在科员的位置上呆着好了！”

尤奇噎住了。

不是他争辩不过她，他晓得再争下去非把这个七天才一遇的夜晚糟蹋掉不可。而哪一次争论，又不是他主动让步退出战斗的呢？他在内心深处叹了一口气，静了片刻，才搂住谭琴的肩说：“琴，我们这是怎么了？娄卫东去考察就考察好了，凭什么让他来破坏我们的美好时光？这值吗？不要说他了好吗？”

谭琴翻过身子：“不说就不说。”

两人就不说了，静静地躺着。

过了一阵，见他没动静，谭琴就说：“你还要吗？不要我就睡了。”

尤奇的情绪还没完全上来，但不能再等了。

他不再重复那些铺垫，索性直奔主题。

可他刚刚进入实质性行动，谭琴却又叫道：“你轻点行不行？”

她的声音锐利而有力，扼杀了他最后一点激情。

他只好轻点，而且很快就结束了。

他就像在跑百米冲刺，只跑了一半就倒了下来，辉煌的终点可望而不可及。他疲软而沮丧，没意思透了，必要的善后工作都懒得做，像一摊泥一样瘫在床上。

此时他手里若有一枚导弹，只怕会将那架波音737打下来。



3

尤奇是被楼上楼下的音响吵醒的。

星期天的早晨总是这样，拥有音响的小干部们都把音量调到最大，好像在互相比劲，闹得这座70年代建造的小楼微微颤抖，不堪忍受。尤奇跟着流行歌曲的旋律爬起床来，仔细一听，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还有叶倩文声嘶力竭地嚎成一片，好像在打擂台。

尤奇不胜烦恼，皱皱眉，对谭琴说：“还都是机关干部，素质这么差，整个儿媚俗！我若有个好音响，玩个高雅的给他们看看！”

谭琴坐在镜子前修饰面孔，头也不回地说：“你玩得起高雅吗？”

尤奇就缄默了。

目前，他确实玩不起，一套好音响要大几千甚至上万的钱，那还是在理想怀抱里的东西。谭琴跟他讲话是越来越少，却总是一针见血，见血就封喉——让你无有话说。这座楼里的住户经济条件大都和他差不多，靠工资吃饭，有的还不如他，他还时不时有点小小的稿费收入。但许多人家的家庭现代化程度却比他高，新式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他们的钱哪里来的？这一直是个他不明白的问题。

吃过早点，尤奇刚在书桌前坐下，谭琴挎上包说：“你把那几件衣服洗一下。”

尤奇说：“你呢？”

谭琴说：“我要出去。”

尤奇问：“出去干什么？”

谭琴说：“我有我的事，你问那么多作什么？”

尤奇有些诧异地望着她。从前她出去他若不闻不问，她还会怪他对妻子不关心，没有责任感。尤奇弄不清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他手在稿纸上拍拍：“你不晓得我要利用星期天写点东西吗？”

谭琴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写那些东西，有屁用！”

尤奇心里一堵，就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谭琴说：“你爱萝卜还是爱白菜我不管，你先把衣服洗了。”

说着她一转身就出了门。

洗衣服原本是不成问题的，结婚以来衣服都是由他来洗，他是最好的智能洗衣机。不光洗衣，还包下了洗菜和洗碗，最大程度地维护着妻子那纤纤玉手的光滑和白皙。他曾怀着一点点自褒和一点点自怜加一点点自嘲标榜自己是三喜（洗）丈夫。不过那都是在琴瑟和谐的情况下，琴瑟既已不谐，又何喜（洗）之有？

尤奇决定不予理睬。

谭琴的这种指令性语言越来越令他厌烦，难以接受了。

他铺开稿纸，拧开笔帽，本来有个完整的构思，一时却无从下笔。感觉一点都没有，脑子一片茫然。喧闹嘈杂的流行歌曲还在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来，拍打他的脑门。他简直想削尖脑袋从那潮水里钻出来透口气，却也做不到。他快要窒息了。他无法集中精力，无法平静心绪，枯坐半天，纸上没落下一个字。

他感到了挣扎之后极度的精神疲惫，眼神模模糊糊。最要



命的是他无法否定谭琴对他的写作所作的价值评判。他写的是些没屁用的东西，自然，他也就是个没屁用的人了。这时他才察觉到，谭琴的语调里透着一股深深的不屑和轻蔑。

尤奇，你这是何苦啊！

他丢下笔，换了套衣服，下了楼，走出机关宿舍区的铁门。

在门口，他茫然地往街两头望了望，然后向东而去。他没有目的地，所以他不用着急，沿着树阴下的人行道慢悠悠地游逛。他神思恍惚，来来往往的行人在他眼里都是一些游移不定的影子。打发时光是一件易事，也是一件难事，关键在于使用何种方式，他忽然这么想。街头的景色几乎每天都要看一遍，但他仍觉得很陌生，好像从不认识这座城市似的。是的，他虽然在此工作了七年，加上大学的四年，已经呆了十一年了，却还没融入这座城市。他还是个外来者，跟那些来城里打工的农民一样，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乡下的泥巴，不同的只是，他穿着一套国家干部的外衣。

路边商店里，流行歌曲大吵大闹，犹如一群占领军。尤奇为流行这个词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无处不在。机关大院临街的围墙全被推翻了，修起了一长溜铺面，有的出租，有的机关用来办公司。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这也是一种新的潮流。市领导还在大会上动员又动员，全民经商的气势简直不可阻挡。许多机关干部都跃跃欲试。奇怪的是，他这个来自乡下，钱包最需要填充，在仕途上又最无希望也最无牵挂的人，偏偏对此无动于衷。

权和钱，时下这两样被人疯狂追逐的东西，他都不怎么感兴趣。也许，是无法企及才灭了念想的吧？不知道。目前他稍有兴趣做的事，还只有被谭琴斥之为没屁用的写作。可是他非

常清楚，文学是无法让他安身立命的，它仅仅能给他一点精神安慰而已。那么，他要什么呢？他这一生，能够做什么呢？他不知道。

尤奇胡思乱想，埋头走了一阵，看看表，才过去半小时，不由有些失望。

看样子，得找个人聊聊才行，不然这日子混不过去，而且这个人最好是异性。

尤奇买了一个蛋卷冰淇淋，站在街头的梧桐树下，边吃边想那个能与他聊天的人。他想他已站成了一处风景，只是看不出这风景属于哪一季。城里的风景大多是没有季节的。

尤奇总算想起女孩子叶曼来。吃完冰淇淋，他就往流芳宾馆走。叶曼是那里的服务员，星期天她不一定在，试试看吧。

尤奇穿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了目的，他的脚步就变得匆忙起来了。